

冷娃传奇

难
业◎著

冷娃 传奇

难
业◎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娃传奇 / 难业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108-5670-9

I. ①冷… II. ①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4382 号

冷娃传奇

作 者 难 业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

字 数 26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670-9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故事梗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山脚下的华阴县。几个青年农民在赵镇平、难业为核心的带领下,因农村艰难困苦的生活所迫,毅然投入“社会江湖”这个大熔炉,他们通过耍“三张牌”行走在违法犯罪的边沿,最后在派出所指导员的教育下退出江湖。本故事在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中,通过几个主人翁和华县胡强、西安魏振海、道北二狗门的较量让你看到陕西冷娃们正义的一面。期间又插入与大荔赵渡船工、西安小偷西山挠、渭南河源村村民的冲突,扣人心弦……所有紧张激烈的争斗,以退出江湖修身成道的难业以第一人称娓娓讲来。期间又不乏内心反思和情感的跌宕起伏,可谓是西北冷娃面冷心热的血性人生的真实写照。

序

一部真实粗砾的民间写实故事

齐雅丽

由于担任省作协网络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工作的需要,常常会留意省内网络作家的创作情况,一次偶然的机会,华阴市文联主席关宁向我推荐了他们西岳华山的一位网络作家难业,并说他虽然是个农民身份,但热爱文学,长期在网络上发表作品,且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实话当时我听了关主席的话,自己脑子里对农民朴实厚道的传统印象与网络时尚前卫弄潮儿的概念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使我对这个作家多了一份期待和特别关注,于是主动要来他在网上发表的二十余万字的《冷娃传奇》书稿,认真品读。

看完书稿,我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难业在书中叙述的故事跌宕起伏惊险万分,扣人心弦的情节让人欲罢不能、欲歇不得,一口气看完了。这是一群生活在底层青年农民在闯“江湖”,实际上是步入社会寻求出路的过程中,既保留着内心的善良、仗义,又因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失去对未来前途的自我掌控和选择,一直在生活的浪潮中无力地漂泊着,这样一群“非主流”的,却又是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的真实存在的小人物形象颠覆了以往自己所看到的所有农民形象的塑造,这样直面生活的写作,让我吃惊。我想,或许正是其如此纪实的、粗砾的、原生态的写作风格,才在网络上引起了共鸣和关注。

作者以第一人称的真实故事架构,描述了在改革开放初期,华山脚下的几个青年农村在劳动之余苦闷、徘徊、寻找出路,在偶然的机会里走进了“江湖”(即离

开本土的外面的世界),每天都经历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后来在国家专政机关的教育下醒悟,返回本土,退出“江湖”的故事。小说语言平实简洁,人物形象生动鲜活,从社会的一个侧面勾勒出社会转型时期青年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令人忧思和警醒。

据关主席说作者难业本人很崇拜大作家路遥,我看后这部作品确实是按照《平凡的世界》的叙述方式,突出真实,亲密的紧接地气。当然《平凡的世界》讲的是陕北青年农民的故事,他讲的就是关中青年农民的故事了。他就是想让每个读者感觉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真实的,都是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是真正的生活。他在处理人物对话上书中又体现了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海明威惜字如金的做派,对话多,描述少。让故事以更加快速的进度发展蔓延。

当然,因为是网络文学快餐化需要的缘故,在故事铺垫、语言表述,以及时空转换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对于一个有着文学梦想,既坚守理想,又在生活的浪潮中积极生活的农民作者来说,我想说的是赞叹,想表达的是敬意,最终要祝愿的是他未来生活和创作的圆满和幸福!

无论你的梦想有多远,路在每一个人脚下,只要迈步,就能到达!

2017年3月6日

楔 子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夜半时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拉开灯随手拿本书看了看,心里乱糟糟地看不进去。扭头看看窗外,只见月光如洗,田野的蛙虫奏着优美动听的乐曲,很是宁静。就这会儿,突然我看到我的院墙上面有个黑影一闪,我急忙往外看看,只见一个人形的黑影飘动着来到我的窗前。我的心为之一紧,不知道这是盗贼还是怎么回事,就急忙厉声问:“是谁?你是谁?干啥的?”很快从窗外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回答说:“我!难业。”难业是谁?我依稀觉得挺熟悉,但是一下子想不起来是谁。我疑惑地朝外看看,那个人影穿了一身灰色的道袍,头上高高盘起一个发髻。只见他也不说话,只是撩起衣服,回身来到我窗外的墙根下背对着我,盘腿坐在我的窗前,他头上那个高高的发髻对着我,再也没有一点动静。

我想起来了,他是我儿时的一个好伙伴,他的小名叫难业,但是他这几十年没踪没影的,大家传说他早死在外面了,现在他倒是深更半夜地来到我的窗前?我惊恐地看着盘腿坐在窗外的那个人的高高的发髻问:“难业,你是人是鬼?你不敢吓唬我啊!”窗外那个人并不回答我的问话,却很自信地背对我平静地回答说:“近来我要搬回前山来住,就是西岳华山西麓竹峪内的迷魂台上,那儿是张果老得道成仙的地方,这有个书单子放在这儿,你有时间了把书带上来。”我一边急急忙忙穿衣服,一边回答说:“能行,我给你开门,叫我媳妇给你弄些吃的,来!进来再说!”他在外面并没有回答我一句话。我听着没有动静,就急急忙忙穿上毛衣,匆忙中扭头看看窗外,窗台下面已经没有了人。

我顾不得穿鞋，光着脚丫子翻身下床跑到门外，来到院子四处寻找，外面月光明朗如昼，已不见了难业。打开前门，透过夜幕向远处瞭望，也是不见他的踪迹。他就好像没有来过一样，我这不是在做梦吧？我纳闷地来到他刚才盘坐的窗台前，看见一张纸放到地上，上面秀气地写着几行字。这时从很远的村外传来一声响亮的长啸，一定是他，他这是给我打招呼，不要我挂念。难业他这成了出家人，来了也不说说话，就这么走了，完了走远了还要喊一嗓子，他这就是和平常人不一样。

这难业是我儿时特别要好的一个伙伴。我在十七岁的时候，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先一年，我的家里有了变故，需要搬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我和难业从小就一直非常要好，上学的时候，他常常晚上住到我家里和我睡一块。家长给我说我们就要搬走了，我就给难业说了，他和我都非常难过。我们难分难舍地分开，我随着家人搬到了海南。刚开始我们也有书信联系，后来我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我给他的信人家邮电局总是打回来，上面说查无此人。就这样失去了联系。这一晃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早些年里我也曾四处打听他的情况，有人说他早都不在人世了。有人说他经历了很多残酷的变故，把世事看通了出家当了道士。有人说他出家做了隐士，专门研究玄学。这回我见到他是由衷的高兴和快乐。这趟我从海南回华阴老家，就是专门来打听他的情况。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今天他突然来这里，出乎我的意料，我太高兴、太兴奋了，终于见到儿时的伙伴。虽然只是一个背影，但是我很满足，心里感觉特别厚实。回到房内，我打开他写的书单子看看，刚好这些书我的家里都有珍藏，不用到处去购买。但是也怪怪的，我想不明白他这上面要《毛主席选集》五卷、《马恩列斯选集》，他学习这些书是为什么？他说过了元旦去找他，我想了想等不到那个时间，我要抓紧睡觉，明天，对！就是明天就去找他，他太神秘了，我太渴望见到他，问问他这些年到底都发生了什么？我怕！怕时间长了见不着他。明天必须上山去找他。

去年冬天八百里秦川连续下了几场大雪，白雪皑皑的，到处一片苍茫。我问了村中老人去迷魂台的路径，备了些食盐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按他的书单子备齐了打了包，弄个大背包背在身上就向他说的地方走去。

进峪走几里路便到了当地人称为“匣口”的地方，只见两边拔地而起的悬崖直入云霄，一丈多宽的谷底有流水经过，发出潺潺的声响。我顺着左边的踏步向上登去，爬上匣口眼前豁然开朗起来，靠右边的大沟内静卧一大水潭，潭上边几十丈

高的悬崖上落下瀑布倾入潭中,激起水花四溅。那水花儿溅在潭边的崖石或树枝上,凝结成冰,晶莹剔透像是水晶宫一样。坐于潭上小息,四面空谷环绕,一些不知名的小鸟叫着、唱着、盘旋着。此情此景会让你的心情无比愉悦。

我不敢休息时间长了,刚坐一会儿身上就感觉有些凉飕飕的。站起身来顿了顿行李,抬头向四周的山上看看,我抬脚往左边的沟内拐去。这里就是通向迷魂台的小路,往前爬没几步就不见了路径的踪迹,到处都是蔓藤乱石。我艰难地向上攀爬着,气喘如牛。等到向右拐过山弯没走多远,一条一丈多宽的深沟横在眼前,靠左边的崖壁上棚了两根用藤条捆在一起有些腐朽的木椽。我上去试了试,这情况就是宽一点,人走在上面都胆战心惊,何况这两根锈得不知道什么时间就会断掉的椽子。我凑起眉毛向下看看深不见底的沟槽,不知道是走过去还是另想办法。我犯怵地抬头看看对面,突然发现难业微笑着站在小木桥的对面,我像看到了救星,急忙向难业喊道:“还不快点过来接我,走不动了!”难业微微向我笑着说:“我掐指知你今儿来,给这棚了个桥,平时别人是过不来的。”他说着走过桥来,接过行李背在身上,走过木桥向上攀去。我看了看难业走过的小木桥,胆战心惊地抓住一边光滑的石壁,哆哆嗦嗦挪了过去,完了赶紧向前赶去。

道路向上更是陡峭难行。我空着手都赶不上难业,双腿酸困无力实在走不动了,只能不时坐在这条崎岖的小路边的石头上喘息,稍微多坐一下身上就发冷,不多坐双腿又酸痛无力。远远地向上看看,难业也不管我,慢悠悠地只管往前走。这里静极了,满世界一片白色,难业走过的路上一串脚印孤独地向上蔓延开去。

我歇一会,双手撑住一双膝盖站起来,懒洋洋地咬咬牙坚持着向上面赶去,爬过了一道硬梁,终于上了迷魂台。这里的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一片郁郁葱葱落满了白雪的竹林呈现在眼前,透过竹林是一些桃树、杏树类的果林,果林的尽头是难业的菜园子。再往前就是一处大崖壁,崖壁上有两个自然形成的大石洞紧挨着出现在眼前,左边的洞口有石块和土坯砌成的墙,上面安了扇柴门,右边没墙,一眼望去有一樽大石碾横卧其中。探望里面还有一大石磨。转身回望来处,一片白雪皑皑是那么壮观。我不由得惊叹,此地真乃世外桃源。

这时听到难业叫我,走进住人的石洞,里面有些昏暗,他点起了油灯。透过昏暗的光线看见洞的尽头是一个不大的火坑,火坑的一头放着一叠码放很整齐的书籍。洞内也没什么物件,只有难业自己烧的几只土瓦罐。虽然我和难业几十年没见过面,但是我和他没有一丝陌生感,心里还是那么亲切和温暖。我翻了翻里面

放的是豆子、菜种子一类的东西。“我给你说件事，刚来这里那会，有天早上起来，看见洞口卧了只金钱豹，吓了我一跳，后来看这畜生并无恶意，我就没惊动它。处熟了，昨天晚上回来时给我叼了个野猪腿，我不吃荤腥，这畜生就知道你要来。看来你们有缘分，你先歇着，我去弄些干柴，待会晚上给你烤了吃。”

“豹子在哪？”我惊讶地问。“今天出去了，还没有回来”，他回答说。“好家伙，我看见狗都害怕哩！豹子还和我有缘分？你这弄了个豹子，下回我不来了！”我慌乱地站起来，在房子里四处看看给他说。他笑了笑淡淡地说：“这畜生灵醒着呢。它不害人你甬怕，现在它出去了。”我心里嘀咕着不怕是假话，任谁见了都害怕。

山里面的天色黑得快，没经意间已暗了下来，我们来到隔壁洞内的石碾旁生起篝火。这些干木材都是难业平日里捡来放到石崖洞口的，里面柏木占多数，点起篝火周围一丝丝柏木的香味飘动。我两个围坐在火堆旁边，一边烤着野猪腿一边闲聊。我抬眼看了看他，这些年也不知怎么过来的。这会儿他脱去道袍，里面我看见几十几年前我的老母亲给他做的对襟黑棉袄还穿在身上，颜色已退成灰白色，好些地方已露出了棉絮，补丁摞补丁的，补的地方比那原来的地方面积还大得多。他的脚上一双棉布鞋裹着补丁，脚上打了绑腿，完全一副老山民的样子。一把长胡须飘在胸前，那长长的眉毛下一双眼睛还是那么炯炯有神，温和红润的脸色看起来神闲气定，卓然一副超然世外的神情。看着他的样子，我的心情顿时也从物欲横流的滚滚红尘中恬淡安然下来。

洞内一会便飘起了野猪肉的香味，猪腿在篝火上面被烤得往外冒热气，吱吱啦啦直响。那肉里面的油一滴一滴往下掉，掉一点油下来，篝火就嘶拉响起，冒出一团火苗，洞内交织漂浮着松香和野味的异香。那野猪腿随着时间的蔓延，看起来金黄金黄的，让人不由得嘴里直冒口水。难业看到我的样子，笑笑拿起串在野猪腿里面的木棍，嘴里念叨着先敬了山里的各路神明然后递给我。我拿在手里尽情吸气，仿佛要把所有的香味都吸进腹内。看着我贪婪的样子，难业还是那么微笑着，我从木棍上面用手撕下一块滚烫的肉递给难业，他摇摇头笑笑回答说：“我不吃肉食！”我看到他说不吃，就把撕下的那块肉用力咬了一口，含混不清地对他说：“你……你这修炼的……还不到一定的境界，到了一定的高度吃啥都……没关系了，你……看样子还要……努力啊！”他微微笑着，淡淡地说：“五谷杂粮我现在是几个月都还没吃了。”我放下手中的肉块，诧异地问：“你几个月不吃能行吗？

普通人几天都给饿毙了，你一下子几个月不吃？”难业微微笑着说：“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更加好奇地说：“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学的‘鬼八卦’？”难业一脸平静地说：“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你上来还拿了瓶酒。”我点点头，他说完坐着没动，放下手中的拨火棍搓搓手向外扬了扬，只见他的手中便多了瓶西凤酒，我看得目瞪口呆。好家伙，隔空取物，这瓶酒在我的背包里我都没告诉他，他这手一扬就来了。他启开瓶盖倒了些酒说：“这实际很简单，不过是魔术里的至高境界——幻术。”他好像无所谓的样子，给我说你再看看，只见他顺手抓起火堆里的几块炭火向四周一扬，顿时洞内亮如白昼。我扭头看见洞的四角各一个火把亮在那儿，我看得目瞪口呆，没想到他能弄这么壮观的景象，真不可思议！在我还没有缓过神来，我又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几块炭火也回到他的手中，他轻轻放回火堆。我吃惊得急忙抓起他的手，看有没有让火灼伤，可是上面连一点灰烬都没有，更不要说一丁点痕迹。“怎么样？很简单吧？觉得惊奇吗？”“咋弄的？我能不能学两招？”我脱口就问。“当然能教给你，但是你的欲望太盛，这恐怕没办法。有欲望的人学不了，你首先要做到清净无欲，你能做到我便教给你。”我迫切想学，眼睛死死盯着他说：“我以为可以做到的。”难业微笑着摇摇头说：“那么你这些天就住在这，先不要忙着回去。”听到这，我由衷地高兴，心情一下子轻松愉快起来，吃饱喝足点了支烟，悠然地吸着，炭火暖洋洋地照在我俩身上。

这回我见到他是由衷地高兴和快乐。他的身上一定有很多离奇的事情发生。我就是要专门问问他，早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把他逼到这个路上来了。想到这里，我就对难业笑了笑说：“我当年走后，你们都干什么事情了？”难业开口就说：“我知道你是要问这些事情，我给你说，老伙计，人活着都怕死，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你不知道，我当年遇到好多事情比死都可怕，我想一死了之，不能啊！我要死都没法去死，没发交代的事情太多了，你无法去死。说起这些事情来话就长了。”

第一章

你家刚搬走那两年，国家就土地改革了，大家都积极把生产队分的田地弄好，你知道那时候我就是二十岁。咱们农村咋，大家娶媳妇都早，我也就拼着自己盖好的三间瓦房早早把媳妇娶回家了。你别说伙计，我媳妇长得那叫个好看，她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像会说话一样，皮肤细白娇嫩，面如桃花，一双胖乎乎的手脚像小草一样柔软。这事搁到城里或家里条件好的，不美死了才怪！成天颠鸾倒凤地过那甜蜜的月子和日子。没事了常常偷着乐，晚上睡觉都给笑醒来了。

但是，咱不成么。没钱，没事干。就这，我当时已经是泥瓦大工了，就是给别人下苦也常常找不到活干。闲呀！闲得腮帮子疼。没钱急！急得都不和新媳妇暖和暖和了。到了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家里来了咱那一帮子朋友，我们就商量起怎样弄钱快的办法。

这回闲聊到后来编出来了的办法，彻底改变了我们大家的命运。让我们把这不值钱的命拿到手里扔来扔去，有的朋友就这样扔没了，挂了！挂到南墙上去了！成了装着黑纱的相框了。有的就起家了。

我家在座的一个叫孙青的朋友，是邻村的，他近些年跑江湖，学了一套骗人的技术叫“三张牌”。成天在一些马路口或大市场的边上蒙人。常常是五六个人搭帮，这些人里面有人扮演的是老农、工人、学生，反正让看到的陌生人认为他们是一伙的。

孙青看到我们没个正经营生，便对我们大家伙说：“你们现在弄不来钱，干脆跟我跑去，每天咋地都比给建队干活强，你看难业哥，每天勤快得跟牛一样，还是

大工！弄的钱咋啦？你们这样弄，最后把你们自己的智慧和身手都糟蹋了。人活一辈子就应该是手拿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这样才不枉到世上走一遭，磨磨唧唧活有啥意思嘛！”

他说完大家统一了意见，说：“跑江湖就跑江湖！反正这样磨磨唧唧活着也累，去他娘的，没准还是一条向太阳奔跑的道路。”

谁知道这第一回跑江湖就翻船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孙青的指导下，演习了好多回怎样设套、布套，怎样让围观的人乖乖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如果人家压住真的了，他怎样偷偷换牌，大家谁和谁怎样配合他等等。学习技术这样的事是这样的，有的人三年五载学不会，有的人看一眼就会了。我们好像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孙青就那么说完，他要求大家演习一回，每个人都合格得了满分。

等大家熟悉了套路，就商量去什么地方玩，最后商议骑自行车，去我们当地和西面邻县交界的地方去扎庄。那里熟人和公安都少，毕竟我们都知道这玩意不是正事。到第二天赶早起来，我们一行六个人就骑了三辆自行车，来到我们华阴县和华县交界的一个叫双山桥的地方停了下来，休息了一会，看看过路的人慢慢多了就准备开始。当然是孙青蹲庄，只见他蹲在桥面一边的地上，面对过路的行人，他的面前铺了一张报纸，报纸上面放了三张扑克牌，它们是两张黑桃尖和一张红桃尖。

用眼角瞄见有过路的人来往，孙青就大声喊了起来：“走南闯北的啊！没见过还有压黑的，骑车的跑步的不知有这样捡漏的。黑的不赢啊！红的赢！狼胆大，虎胆小，不压钱赢不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媳妇抓不住流氓！听一听啊！看一看！不压三百三赢不了六百六。压了！压了！赢了钱好赶集，干吃净拿热油糕啊！”

孙青在喊叫的同时，两只手缓慢地换着报纸上面的几张牌，他嘴里不停地喊着。我们大家围在孙青的周围，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几十块钱压着，过路的人有喜欢看热闹的就围拢过来，他们看着我们各自扮演的角色都是笨拙的样子，总是压不住，他们想着自己聪明这要压钱绝对能赢。有些人就从口袋里摸索开了，掏出来钱就压上去。当然拿出来就再也装不进去，他那钱压到孙青的报纸上面，打开牌就变了。没一会我们就骗了一百多块。周围几个压钱的看看压不住就再也不敢压。

孙青一边慢慢换着地上的牌，一边放开嗓子又大喊着：“黑的不赢，红的赢！啊！斗你的眼尖，赌我的手快，啊！眼睛是个马虎灯，看你瞅清晰不清，压了……压……压了！”

这个时候，我看见从西面来了一位骑自行车的长毛贼，他看见桥边围了一堆人就把自行车撑在桥面上，一走三摇地踱了过来。我们当地把留长发穿喇叭裤的小青年叫长毛贼。这个人看样子也就二十多岁，和我们同龄，他穿了一件西服外套，里面空落落没有套什么内衣，就晾着个大肚皮，那肚皮上纹了一尊弥勒佛，张开大嘴笑着。脸上戴了一个大号墨眼镜，把半个脸面都遮住，他脚下拖拉着一双拖鞋。来到我们跟前，他就歪着脑袋，大不咧咧地喊道：“吃出没看出，嗯！在咱洒家地面还来了几个小毛团，来，来来，洒家陪几个娃娃耍耍！”

也不知道是他那肚子上的弥勒喊的，还是他那张大嘴喊的。只见他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百多块钱拿在手里，蹲在孙青的对面就说：“来！耍！耍！看我怎么收拾你几个碎怂捣蛋锤子！”

我们几个互相递了眼神。大家都明白这个家伙不是善茬，但是我们没人怕这家伙，他要压钱我们照样收拾，看到他手里拿的那一百多块钱，我们更加卖力地演了起来。

这个家伙分开手里的钱，压到报纸上就没有赢过一回，孙青手法利索地把他的钱一会儿就撸光了，这个家伙红了眼，摸了摸身上的口袋再也拿不出一毛钱。就对孙青说：“妈妈的几个屁，今天看样子翻到阴沟里了，洒家豁出去了！”完了他扬起手臂，指指身后的自行车对孙青继续说：“我这辆新自行车你给准两百块钱，要不要？老子把它压上。”

孙青说：“要！只值一百块，但是要周围的人作证，大家要愿意作证我们就玩。”我们知道这是孙青和我们商量要不要自行车。老孙用东北普通话说：“我愿意给你俩作证，愿赌服输，是不是？要耍大家就要尽兴。不要弄那磨叽事！”“你看大家都说能行，那我一次全压上，两百块行不行？”孙青知道那当然好，但是表情好像有点不愿意的样子，嘴里说：“压少点，压少点，开始压了！现在就可以压了。谁压都可以，谁玩都能行！狼胆大、虎胆小、不压钱赢不了！压了！压了！”

长毛贼的钱狠狠地压到他瞅准的一张牌上。孙青翻开牌，黑的！完了长毛贼输了。我看看这个家伙，霎时他的脸色憋得通红，脖子上的板筋暴起老高，他左右看了看没有可以再押的东西了，就犯横咬咬牙，恶狠狠地抬起一只脚踏在报纸上

说：“贼、贼贼、贼！我压这条腿。对着你娃娃手中的那些钱，我输了你拿刀剁了，拿回去，想炒着吃或煮着吃由你们。这条腿算一千元，压了。”孙青看到这个家伙犯浑就说：“不要。我不要你的腿。”长毛贼卸下他那个遮住半拉脸的墨镜挂在腰上，伸出一只手抓起孙青的领口。孙青微笑着不理睬，不慌不忙把手中的钱装到口袋里说：“愿赌服输，提前说好的，再说我们要你这腿干啥？又不是猪腿。你！你放开手，不要耍赖。”这长毛贼放开了手说：“你骂谁？想死哩！敢说你爷爷的腿是猪腿。看我今天把你这碎怂，打碎捏扁塞到尿眼一泡冲出多远。”

说着他愤怒地抡起拳头，一下砸在孙青的右眼上，孙青让人家抓住了领口无法躲避，一双眼睛直生生地看着那个拳头砸向自己的一只眼睛，他只有像常人受到突然的打那样‘嗷’地惨叫一声。长毛贼在挥出拳头的时候，放掉了抓住孙青的领口，这一下孙青失去重心，直接就翻下身后两米多深的桥下去了。这桥没护栏，孙青没注意吃了这亏。这回麻烦大了，长毛贼打了孙青后张狂得手舞脚蹈地喊叫着要追下桥去，他这里还没下去，只听见孙青从河底嗷嗷叫着，连爬带滚地一只手捂住眼睛，急急往河堤上跑，他一边往上爬一边喊着谁都不要动手，这玩意是我的，叫他知道马王爷是几只眼，他这都让人把一盏灯拍灭了，还要人家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我们几个知道孙青完全对付得了这个家伙，所以没有人对长毛贼下手，大家都等着孙青上来报仇。

孙青那年十七岁，小伙子长得是眉清目秀，精干麻利，两条弯弯的眉毛下那双乌黑的眼睛特别亮，任谁看了都觉得这是一个能干的人。今天他吃了这亏有些急了，跑上桥面瞪着那一只眼睛也不说话，走到长毛贼跟前，放下捂住一只眼的手，双手化掌猛地向长毛贼的腰部那个肋条和软肉结合的地方击去，长毛贼没挡住，“啊”地叫了一声，顿时蹲在地上。软肋这个地方受到猛力打击会产生剧烈疼痛，人会自然而然地用手抱住肚子蹲在地上，一般人都这样，当然这个长毛贼也免不了俗。孙青一记得手，看到长毛贼蹲在地上，他又猛地出手用右勾拳打在长毛贼的腮帮子上，长毛贼又嗷地叫了一声爬在了地上，孙青紧接着连踢带踏，狠整了一绷子。长毛贼在地上翻滚着没有还手的机会，孙青每踢他一下，他都要嘴里咕叻一阵：“哎呀！把你爷往死里打，哎呀！你打。敢打你爷，把你爷往死里打。”孙青听了更加生气，这样连踢带打很解气，干脆脱下鞋来，用他那半高跟鞋跟狠狠击打长毛贼的脑袋。

也怪得很，这长毛贼的脑袋反应也特别快，当下孙青击打完，那脑袋上面就起

了好多包,和给上面种土豆一样。长毛贼的样子,马上就和我们看到《西游记》里面的那个叫叭叭楞磴蹦的妖怪像极了。围观的人真多,老孙看看差不多了就对孙青说:“对了,对了!回!”我怕这长毛贼就是这附近人,待会他们村的人见了回去叫人,那麻烦就大了。听了老孙的话,我就上去一句话都不说地拉起孙青,我们几个推起自行车向东慢慢往回赶,临走长毛贼还有气无力地对我们喊:“今儿……今儿你们几个……小心点,今儿你们走不了,等着看!”

我们大家笑了笑,没人搭理这玩意,让他那肚子上面纹的弥勒佛哭去吧。我用自行车带上孙青就往回慢慢骑行。我们没有想着今天的打仗,大家心里都在盘算着今天的成绩,还行,今天第一回就弄了两百多块,最少一个人还能分三十块,妈妈的!我一个大工给建筑队干活,累死累活一天下来才给三块五毛钱,这一下就顶十天。我们大家伙非常开心,弄到了钱,仗还打赢了,美呀!这时孙青对大家喊道:“哎!都不要高兴得早了,我估计这家伙一定要追咱们的!”

没有人害怕这个家伙来追,就是来十几个人我们都不怕,在我们村子南边那条叫死人沟的地方,我们度过了少年期,在那里我们每天都练习拳脚,还没真正打过架,也就是人们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当然除了女子,我们六个人里面有一个姑娘,我忘了告诉大家,这种骗术里面最好还得有女人,陌生人看女娃娃都敢压钱,自己有什么可怕的!不上去压几把那就是傻子,这样上钱快。她叫范柯玲,她不愿意跟我们来,但是家里没有一个人赚钱,每天盐都吃不起。后来在孙青的连哄带劝的说和下,她来了。

过后我们才知道,孙青打的这个长毛贼是华县东部的一个恶霸,叫胡强。他在当地人脉很旺,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可以说是一呼百应。

我们骑了自行车还没走多远,忽闻身后有追兵。

不怕归不怕,出门在外尽量减少麻烦,这个理大家都是知道的,抓紧赶回去了还是好。所以大家猛力往回赶,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那是骑自行车,累呀!孙青说的对,弄不好人家要追。多赶一段路就离家近一截,就安全一截。怕鬼的时候那鬼就该来了,我们猛力脚踏自行车,一股劲跑出四五里路了,忽然听到后面传来柴油三轮车的突突声和呼喊声。回过头去一看,好家伙!来了满满一车人。他们隐隐呼呼地对我们狂喊着,我们骑自行车的几个脚下赶紧更加了力,当时的路面还是土路,他们的三轮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使,那玩意上下颠簸着开不快。我们骑的自行车还可以快点。我们几个不怕他们,反正到了这一折子。但是大家都

知道人的力气是有限的,而三轮车的发动机只要有油,那玩意根本就不需要休息。

我们已经弄到钱,不想与这些家伙打架,毕竟我们干的事情是不道德的,这打开架了没深没浅的,谁知道后果是个什么样子,所以能开溜最好。但是没多长时间,后面的追兵还是与我们慢慢拉近了距离,我们可以听见他们对我们的喊叫声:“停住!你们给我停住!”有的喊:“站住!你们给我站住!”我们凭什么就给他们站住,他们也不是公安局。我们几个已经互相换着骑了好几茬了,一个个骑得气喘吁吁地,再这样下去,我们累得就没一点劲了。这些家伙追上那麻烦大了去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温三军的自行车咔嚓一声停住了,掉了链子。温三军急得大声呼喊:“链子掉了,我的链子掉了。我的鬼呀!链子掉了!”何福厚坐在他的车后座上,看到这个样子,赶忙蹦下来扶住自行车骂道:“赶紧搭链子,你害人哩!赶紧!”何福厚扭头看看越来越近的三轮车,又低头催温三军说:“来了!人家来了!你快点!我嗯!嗯!”

大概人们常常口前话说的掉链子,就是这么回事,越到紧要关头,越玩不转的事就说是掉链子。晚上你一个人骑自行车路过坟地,“咔嚓”掉了链子,你吓得毛骨悚然,浑身冒冷汗,早不掉,晚不掉,专捡到了阴森恐怖的地方掉。实际上你到火葬场门口掉链子那还不要紧,那不过是虚惊一场。但是温三军的链子掉了,后面有追兵,赶上了他们绝对不会给你好果子吃。这时我们一伙里的赵镇平对大家说:“停下!大家都停下,等等三军!”

我们几个骑车的都停下来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边把自行车往路边蹲,一边回头向后面的追兵望去。温三军慌乱搭着自行车链子,人在忙乱中干不好活,温三军的链子搭了几下没搭好,差点把手还给夹住,弄了一手的黑机油。温三军这家伙长得魁梧高大,留着平头,四方脸上一对大圆环眼睛炯炯有神,浓黑的眉毛,眉宇间透出一股任谁都不好惹的横劲。他挺直的鼻子下两道法令纹长长地分向两边,更是显出一股坚毅刚强的气概。这会儿他听到赵镇平的喊声,把满手的黑机油往那憋得通红的脸上挠了挠,一下子就像人家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脸上画了油彩。他看看卷在一起的链条摆弄不上去,焦躁泼烦,一脸怒气地喊道:“不走了,看他们能咋的?跟他们拼了。不走了!”赵镇平用眼睛看了看大家轻轻说道:“人家人太多,待会看我眼色,上去就下狠手,争取一出手就打倒对方一两个,剩下的就不敢放肆了!”。温三军低头看看满手的油污,把那个叫链条夹了的手指头往嘴里呵呵气,咬住牙嚷嚷道:“我先上!把冲在前面的先叫我给收拾了。狗东西害我